

生活故事

未曾消逝的“快活林”

■耿勇文

民以食为天。吃,任何时候都是实实在在的。我不是美食家,如何调味烧烤,烹饪美食也是外行。只因有朋友想把盘下的街边小饭店赶在年前开张迎客,万事俱备,只差一个让人眼睛一亮,随后能产生些饥肠辘辘效果的店名。朋友说我平时喜欢涂鸦几句,于是拜托我,别人高看,我不敢怠慢,“接旨”后赶紧上网查询,翻查词典,搜肠刮肚数日。经这么一折腾,倒让人想起了过去一些往事来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许多书籍还属于封资修被“解放”出来的时候,施耐庵的《水浒传》已堂而皇之放在新华书店的柜台上。我刚上初中,也没啥古文功底,连猜带蒙算是囫圇吞枣看了一遍。“少不读水浒”,照理说,我那时年轻,血气方刚,对书中的你砍我杀,豪情侠义等应有所偏爱才对,可不知为何,我对此兴趣有限。比如施恩的“快活林”,它如何被将门神霸占,又如何被武松夺回,那正气压住邪恶,虽让我激动难眠,但很快就过去了,留在记忆深处的却是那三个字“快活林”。你想,长途跋涉来到山脚下小憩,前面又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,此时,抹去汗水,卸下重负,大碗喝酒,大块吃肉,酒足饭饱,耍枪弄剑,岂不“快活林”。

英雄本色是打出来的,也是吃出来的。应当感谢先人施耐庵,他写英雄好汉,总与吃喝相连。远远山脚下,一片竹林,竹林旁民舍数间,屋前平整场地有些饭桌,有三三两两食客划拳喝酒,小二吆喝着上酒上菜,屋后有炊烟袅袅,鸡鸣犬吠,不远处有高高的风幡,上面一个大字“酒”。好汉步入堂中,宝刀往桌上一放,随口道,小二,切两斤牛肉,来坛老酒……人生如梦如幻的记忆,多半与温饱有关。那些年,常常是饿着肚子读水浒,打杀场面描述得再精彩,武林好汉再行侠仗义,也不如填饱肚子来得稳当和实惠。

抑或从记住“快活林”开始,留心起店名来,有时也有些痴迷,像琢磨僧是月下“推”门,还是月下“敲”门一样。店名招牌是店家的“脸”,原先开店头等大事,便是请书法家

挥毫“店名”。“萝春阁点心店、永新油酱店、红星书场、繁花鸡粥店、广茂香烤鸭店……”闲来逛街如留心细细观赏店牌,如同现在参加书法展一样。当然与“吃”有关的店招牌最吸睛,因为那里除店名招牌笔峰遒劲,解眼馋,还不时阵阵飘香。有一日,外出办事归来,口干舌燥,饥饿难忍,便一头扎进江湾五角场商圈,在店铺商家林立,饭店连片之中,随便步入堂中,大快朵颐之后,抬头见店名,“东方既白”,不知啥意,店名又不让人快活,也非惬意,好在困意来袭,没费神多想,回家倒头便睡,一觉天亮,起床后抬眼窗外,一摸肚皮,好家伙,东方既白。少情少欲少思之人,吃饱喝足之后,啥也不想,轻松快哉。

说来,我初次来沪,并铭记三十多年的还是离不开一个“吃”字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南方当兵,每年回老家探亲,都在上海转火车。每次来沪都麻烦当年一起扛枪放哨,后已退伍回沪的战友。战友家住浦东潍坊路一带,那时的浦东是一片破旧的楼房和低矮平房,过江靠渡轮,我住在战友家阁楼上,他下班后,带我逛夜上海。我们穿过陋巷来到码头,把6分钱往桶里一丢便可来回。战友请我在延安东路一家转弯街口的名为“鲜得来”饭店用餐,战友告诉我,这小饭店在上海百姓的口中挺有口碑,经济实惠。店名也有意思,正念“鲜得来”,反过读“来得鲜”。经他这么一说,我记住了店名,也记住了那可口炸猪排和甜甜年糕。后来我来沪读军校,留校在沪工作,“鲜得来”生意还是很好,顾客很多,加之大家都消费得起,没啥可攀比,吃起来更津津有味。现在恐怕稍上些年龄的上海人都有记忆。那时距洋快餐全面占领沪上,恐怕还有十余年光景。

生活的丰富多彩总与“吃”有关,人们以吃交好,以吃释怨,以吃消愁。“吃”又折射出时代的特征与发展,当我们缺少食时,吃的诱惑总会从书里,电影电视里,以及拐角处小饭店甚至弄堂油炸油墩子那里跑出来,在你眼前晃荡,心里飘忽,让你无法安神。等日子好过,这些便沉到了记忆的深处。



秋天的猫 ■陈明松

岁月悠悠

犹记那只西瓜

■高金中文

怎么也忘不了那一次吃西瓜的经历,即使时光过去了30多年,依然那么清晰,经常回味。

那是1986年8月下旬,我到大学报到,这本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,可是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自己就一直心境淡然,因为了解到,自己即将就学的大学远在西安,是高三同学中离开家乡最远的,自然比其他同学心中多了一份忐忑;并且报到后才知道,大学校园距离西安还有40公里,即使是距离三原县城还有9里路,是名副其实的乡下,与中学老师描述的金壁辉煌,自由殿堂、理想世界的大学校园,有天壤之别。都说高考改变命运,自己只是从苏北乡下改变到大西北乡下,郁闷之情自然难以言表。

郁闷归郁闷,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也是有的。到大学报到的第二天下午,新的同学还寥寥无几,且都忙于安顿自己,我闲来无事,独自逛

校园,走到学校正门,一条笔直宽敞的水泥路通向外面的世界,路的两边是高耸入云的白杨树,想起中学有篇课文说过,白杨树是西北最美丽的一种树,有了亲近感。走出校园,来到水泥路的尽头,是一条横向相交的乡间公路,路标指示上标明向右通往三原县城,向左通向更远的咸阳。在这个丁字路口的不远处树荫下有一个西瓜摊,大概这个西瓜摊是专门做校园生意的,那几天正逢新生初报到、老师和其他年级的学生尚未开学的时间档,学校冷冷清清,瓜摊生意自然冷清。

我走上前去,问过价钱,才5分钱1斤,这个价格是当时苏北西瓜价格的三分之一,我挑了一只,一称15斤,才7毛5分钱,觉得真便宜。再看这只西瓜,绿色花纹清晰无瑕,与我们苏北的西瓜相比,真的是养眼许多。打开西瓜,囊籽籽乌,一股清香沁入心脾,一入口,更是甜中有香味,胜过苏北老家的西瓜无数倍,即使是今天的上海8424西瓜,也远远差一大截。

我悠闲地独享了这只西瓜,那时年轻,吃下那么大一西瓜,并无饱胀感。说来不好意思,记事以来,不曾独享一只西瓜。记得小时候,家在农村,经常吃的是西红柿、黄瓜、香瓜,这些瓜的特点是可以种在荒地、路边,也很容易田间管理,自家随便种一点,整个夏天就能自给自足。而西瓜则是一般农家很少种的,主要是既占良田,又难管理。所以每年夏天,我们家吃西瓜是需要到集市上买的,也是一件奢侈的事,而且家里人口多,邻里关系又淳朴、融洽,一只西瓜切下来,家人分食、邻居分享,每个人只能吃1—2片,就很不错了,哪里独享的机会。

后来,我常常回忆起那次吃西瓜的场景,我、瓜农、瓜摊、白杨树、乡间公路,一幅恬静自然的田园画,画中有我,我在画中,那是我18岁青春的定格画。画中的地点,陕西省三原县新庄乡,是我人生新航程的起锚地。我也常常回味那只西瓜的香甜,始终在心头、在舌尖萦绕。接下来的四年大学,让我看到西北不仅有白杨树这最美丽的一种树,而且有许多不一样的水土、物产、风光。

从此知道,西北真是一个好地方。

咬文嚼字

一得诗话(续)

■葛乃福文

俗话说,人到老年,愈加怀旧。这“旧”字自然包括童年。山清水秀的家乡固然难忘,和发小们玩斗蟋蟀的童年亦如是。1982年夏,余光中在信上说:“在海外,夜间听到蟋蟀叫,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”。余光中的故国之思,令诗人流沙河深深感动,因此于1982年7月流沙河创作了《就是那一只蟋蟀》。时隔三年,诗人洛夫将余光中信上的那句话作为小引,创作了《蟋蟀之歌》。

乡愁没有年轮,离乡愈久,乡愁愈盛。洛夫心潮澎湃,浮想联翩,四十七行诗在《蟋蟀之歌》中一挥而就,从院子、墙脚、石阶缝写到“白发散落的枕边”,追忆这蟋蟀“唧唧复唧唧”的踪迹。蟋蟀声音相异,远近高低各不相同。究竟是在哪年哪月哪晚,哪城哪乡哪站听到过的呢?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思索和辨别,他终于认同了叫起来有股辣味的、叫得最轻最亲的三张犁巷子里的那只,唯有那只能将他从梦中带出,从枕边吵醒。“唧唧”者蟋蟀

也。唧唧之声在诗中复沓出现有八次之多,说明诗人要确认他童年时的那只蟋蟀颇费辛劳。

诗人在诗中运用了悬念、延宕和点题等艺术表现手法,使诗作跌宕起伏,引人入胜。因为有悬念,就不会令读者有冗长之感;因为有延宕就令读者和诗人一起去穿越时光隧道,有兴致去遨游,而“苍凉”、“悲伤”等感情色彩特浓的词汇是乡愁和心灵撞击后迸发出的火花。最后诗人醒明本旨,画龙点睛地点题,相信别的游子也总会找到了他们久违的“唧唧”的,至此,诗人和读者分享了审美的愉悦。诗人表现这首诗的寓意超越了一己的慰藉而具有普遍性,这诚如诗评家李元洛所说,洛夫的蟋蟀“一语百情而发人联想”,“它的声声唧唧,鸣唱的是海外几代游子的哀怨与乡愁”。诚者斯言!

记得曾有一个谜语,谜面是“笼中鸟”(打一个三国时人物),谜底是“关羽”。若干年后,旅美著名诗人非马的《鸟笼》一诗,蜚声文坛。“打开/鸟笼的/门/让鸟飞/走/把自由/还给/鸟/笼”,短短的九行诗

运用了反常合道的手法,耐人寻味。

好诗总是不胫而走的。非马的《鸟笼》一经问世,就有人仿作。有位诗人以《笼中鸟》为题,仿作了四首。其中第二首为:“他们在雨中挣扎/我在笼中逍遥/诗人自古多情/日月为我鼓噪”。这诗虽然显得有些直白,却道出了笼中鸟的真实心迹,且写的角度颇有值得肯定之处。笼中鸟习惯于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,因此它心安理得地坐享“鼓噪”也就顺“理”成章了。

写诗理应用普通话写。但是,有时要突出乡土气息,听起来更富有亲切感。最近我读了一首题名《看电影》的沪语童谣(陈金生文,刊2018.8.5《新民晚报》),很耐人寻味:“天热就去看电影,有人晏到真扫兴;黑漆木笃寻位子,轧来轧去多费劲;四面八方寻轧淘,哇里哇啦叫不停;银幕上演皮影戏,人头晃动煞风景;做事守时勤迟到,人人养成好品性!”

诗中有五个上海方言词,都很有表现力,读起来朗朗上口,清脆响亮。诗中第三、四两句,“黑漆木笃”或许要比“乌漆摸黑”生动;“轧来轧去”要比“跑来跑去”形象。这两句排列在一起,又好像是对偶句似的。

诗的第四至第八句是对影院迟到观众影响大家的批评,这种批评有理有据有分寸。结尾句向迟到者提

出殷切的希望,影院内的这一幕颇具戏剧性,加上方言的直白,看了让倪交关难忘。

有人说得好,人要服老,但不能怕老。

有首《老张怕老》的诗(作者陆飘,载2018.7.28《浦江之声》报),读后颇受启发:“70的老张/怕老/自己老啦儿子还小/35岁的小儿子/还没成家//70的老张怕老/自己老死了/90多的老娘还在//挺了一辈子的老张/怕老病/像站岗的老陶那样/春节前突然/倒下——”老张名谁?不清楚,只知道他已届古稀之年。有两桩事一直苦恼着他,他有个35岁的儿子尚未成家,有个90多岁的老娘还健在,需要人服侍。他日夜担心的是自己离开人世后谁去照顾他未成家的幼子?谁去侍奉他年近期颐的老娘?这两副担心的事常在他头脑里打转转,应了古人的话:“生年不满百,常怀千岁忧。”

平时,我喜欢读苏轼的词《浣溪沙》:“山下兰芽短浸溪,松间沙路净无泥,潇潇暮雨子规啼。谁道人生无再少?门前流水尚能西,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且不说词中景致宜人,且情致亦可喜,让人百读不厌。

宋代朱淑真的《咏箸诗》和苏轼的《寒具诗》皆为咏物诗,在我看来一首

诗是介绍筷子用法,另一首诗是称赞某食品的特色,通称为广告诗也名副其实。

箸者筷子也,它是日常饮食用具。诗人朱淑真将筷子拟人化,不是着眼于筷子的材质,而是着眼于它的功能和使用方法:“两个娘子小身材,捏着腰儿脚便开。若要尝中滋味好,除非伸出舌头来”,写得形象生动,简洁易记。

苏轼《寒具诗》里的“寒具”,其中有个典故。相传为纪念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名臣义士介子推,人们在寒食节(汉代定在清明节前三天,唐宋以后改为清明节前一天为寒食节)断火冷食三日,于是便要准备一些炸好的被称为“寒具”的面食,这面食现通称为(油)馓子或环饼,也有地方称之为“油绳”。

苏轼写于徐州任上的这首诗介绍了馓子的制作方法和过程:“纤手搓成玉数寻,碧油煎出嫩黄深,夜来春睡无轻重,压扁佳人缠臂金”,比喻新颖,形象生动地介绍了馓子的制作方法和过程,它先将面粉调和后搓成长条状,然后油煎成环状面食,犹如缠在佳人臂上的金镯那样引人注目。这首写于徐州的诗中着重写了这种食品的“色”和“香”,有了这二者,秀色可餐,“味”也就在其中了。